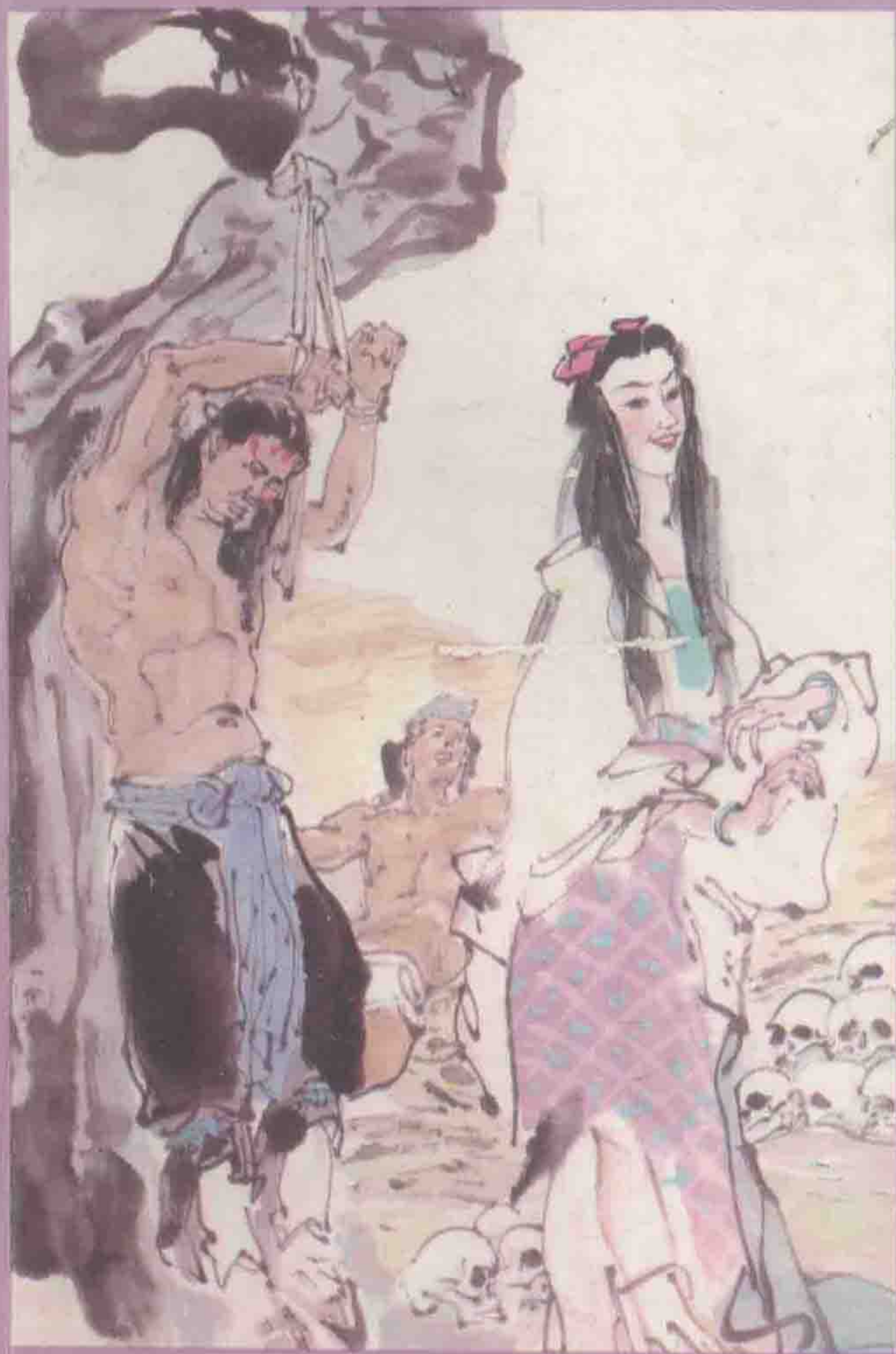


金庸著名人物传记系列之六



风流女魔梅超风

上

武侠精品

风流女魔梅超风

查良居士 著

(上册)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 容 简 介

奇女子梅超风秘盗《九阴真经》，逃离桃花岛，以活人横练“九阴白骨爪”，与其夫陈玄风闯出“黑风双煞”的响亮名头，激起江湖共愤，被黑白两道追杀……

厉家素女功是一种极厉害的淫邪功夫：“采阳补阴，独步天下”。为至尊武林，梅超风诛杀厉府众人，将厉家美貌小姐厉小娇掳走，引得天山魔姥、乌血宫主、逍遥公子众魔头纷纷出山。江湖上，一时间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血肉横飞……其间，梅超风与厉小娇斗智斗勇、斗邪斗淫的场面，尤为精采：厉小娇裸身媚诱陈玄风，使陈、梅二人反目成仇。这才有逍遥馆厉小娇处女失身，乌血宫梅超风淫乱无度的有趣场面，才有了二女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搏……

梅超风委屈求全又杀人无数。为修成邪功和报复其夫，她甘愿受辱，与众人淫乱；她拜天山魔姥为师，修习“天魔解体大法”，又乘其不备将魔姥杀死……当邪功已近化境，在江湖上闯下“风流女魔”响亮名头之际，却又被全真七子伏击，险些命丧荒郊……

梅超风真乃天下第一奇女痴女魔女淫女！她在本书中的精采演出，填补了她如何由东邪弃徒成为一代骇人听闻的风流女魔的情节空白。

目 录

- | | | |
|-------|------|-----------|
| 第 一 回 | 不速之客 | (1) |
| 第 二 回 | 十年宿仇 | (3 7) |
| 第 三 回 | 乌血门下 | (7 3) |
| 第 四 回 | 绝情公子 | (1 0 9) |
| 第 五 回 | 血腥魔功 | (1 5 0) |
| 第 六 回 | 真情假意 | (1 9 0) |
| 第 七 回 | 大闹逍遥 | (2 2 9) |
| 第 八 回 | 捕虎机括 | (2 5 8) |
| 第 九 回 | 千年参王 | (2 9 6) |
| 第 十 回 | 功亏一篑 | (3 3 4) |

第十一回	深洞探秘	(373)
第十二回	铁尸淫乱	(411)
第十三回	祸起萧墙	(449)
第十四回	一石二鸟	(487)
第十五回	夺命寒锥	(523)
第十六回	费尽心机	(559)
第十七回	魔姥为师	(594)
第十八回	天罡北斗	(634)
第十九回	冤冤相报	(666)
第二十回	邪不胜正	(695)

第一回 不速之客

方圆百里之内，恐怕没有不知道厉家的。方圆百里之内，恐怕也没有不惧怕厉家的。

这里的山林姓厉，耕地姓厉，飞禽走兽姓厉，小河里的鱼也姓厉。可是在这方圆百里之内，除了厉府一家，任何人都不准姓厉。从前姓厉的人家，大都早早改换了其他姓氏，有几家倔犟的，或是举家迁走，或是不明原因地失踪。

知道厉家的，就一定知道这方圆百里的中心有个不大不小的集子，叫厉家集。知道厉家集的，也一定知道厉家集的中心是厉府——厉府的富丽堂皇，据说虽不比皇宫内院，也可比王公相府。知道厉府的，则一定知道厉员外，以及厉员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厉胜，厉通，厉强，厉小娇。

厉胜、厉通和厉小娇都是厉员外的元配所生，而三公子厉强是庶出，所以厉强在兄弟姐妹面前没有太多说话的

地方。但厉强的母亲曾是远近闻名的美人，所以厉强的相貌比两位哥哥英俊得多，是厉家集有名的美少年。正因为厉强比两位哥哥相貌英俊，就更加没有地位了。有时候，男人嫉妒起来，要比女人厉害得多。

厉二夫人聪明得很，见儿子在家中受气，便匆匆把厉强送到百里之外的一个神秘帮派之中，希望爱子学有所成。学有所成之后的好处不言而喻，若往好处想，甚至能成为厉府的主人也未可知呢。

因为厉家八代以来不成文的规矩是强者为尊，厉家子孙只有最有能力者才能成为主人。这也是厉家百余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所以，现在最焦急的是厉员外的元配夫人。厉夫人说什么也不能容忍厉家家业将来为厉二夫人的孽种得去。厉夫人便请来十好几位老儒和武师，希望厉胜和厉通能够文武全才，不致于被厉强比下去。

可怜天下父母“望子成龙”之心。环境越是优越，偏偏就生不出栋梁。除了吃喝嫖赌，厉胜、厉通的能耐……好象还是吃喝嫖赌。

吃喝嫖赌这四种“功夫”，其中赌博最需要聪明机智，偏偏厉胜、厉通最差的就是这赌上的功夫。所以厉家集凡是想赌上几把的街头浪子们，没有不喜欢找他们哥儿俩的。只要找到厉胜、厉通，没有不赢钱的，没有不高兴的。

厉家有的是银子，不怕输钱，但是怕丢不起人。厉老爷就严禁厉胜、厉通去赌博，他知道，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厉胜、厉通被爹爹骂个狗血喷头，灰头土脸地从房里出来。厉胜道：“二弟，你说会有什么不堪设想的后果？”厉通道：“他是爹，咱是儿，老头子难道还能宰了咱们？虎毒不食子，怕个什么。”厉胜点点头，道：“有道理，不就是输几千两银子么，以后不让老头子知道就是了。”

“呸！不长脑子的蠢才！”这时，厉夫人走了出来，听到儿子们的谈话，登时气得满脸横肉，忙将他们拉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道：“乖儿，你们文不能成章、武不能打仗倒也罢了，但万万不可违拗你爹之意。”

厉通搔着头，道：“为什么？”厉夫人皱了皱眉，叹道：“厉强出去习武，将来学成而归，势必把你们兄弟比下去，你爹没准儿高兴起来，就把偌大家业传给他啦。”厉通道：“那么我们怎么办？”

厉夫人叹了口气，道：“所以娘才要你们学乖，在爹的面前做孝子，哄得他高兴，厉家才不会落入旁人之手。”厉胜道：“娘，我们怎样才能哄得爹高兴呢？”厉夫人哼道：“投其所好，难道还要娘来教你们？”说罢，厉夫人一扭一扭地走回去了。

厉胜和厉通都捧着脑袋苦想，爹爹什么都不缺，该怎样投其所好呢？到底是父子，厉胜和厉通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大叫：“美女！”二人相视片刻，嘻哈大笑。

有一种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尤其是美女。这种男人就是富有的男人。饱暖思淫，这是有钱男人的通病，连以精明著称的厉员外也不能例外。

厉员外有两样不嫌多：第一是银子，第二就是美女。他

的银子已经多得使他有些生厌了，但他从没有说过不要美女。他有十六房姨太太，似乎已把方圆百里之内的美女都搜罗过来，可是他仍认为美色太少。为此，他非常苦恼。

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厉胜、厉通如何不知道老子的心思。他们左思右想，终于猜出爹爹这几日脾气很坏的原因。原来在三天前，爷儿仨偶尔在厉家集中闲逛，就逛到群芳园外，正巧兄弟俩的老相好媚眼阿三在门外站着，与他们寒暄了几句。

群芳园是厉家集三家妓院中最红火的一家，里面的姑娘不但生得靓，而且都不超过二十岁。而媚眼阿三是群芳园二十七位姑娘中最漂亮、最能讨人喜欢的一个。厉员外本是好色之徒，见到这般水灵灵嫩藕一般的女孩儿如何不动心。可惜他身为厉府之主，固然好色，却不至于到妓院里嫖姑娘。当时，厉胜、厉通兄弟二人看到老头子欲火难耐的眼神，还在暗中窃笑，并且不住地庆幸，心想：倘若媚眼阿三不是勾栏女子，定然要成为老头子的第十七房姨太太，我们弟兄就无福消受了。

当下，兄弟二人决定忍痛割爱，把长期包占的媚眼阿三送给老头子，以博欢心。他们还没有笨到家，知道只有让老头子喜欢，将来才能做厉府之主。哼。美女算什么，一但做了厉府之主，到苏杭两地选来十名美女，岂非比媚眼阿三更迷得死人。

他们便来到群芳园，一进门，老鸨就迎过来，头上戴着的老来俏头饰笑得乱颤，笑道：“啊哟，厉大公子，厉二公子，昨日怎的没来呢，三姑娘可想得花容憔悴了许多呢。

二位公子若再不来，三姑娘可就要茶饭不思了呢，若她有个三长两短，可是二位公子的不是。”

厉通笑道：“还不是老头子看得死死的，逼着我们读什么四经五书什么的。”厉胜纠正道：“是四书五经。”厉通道：“大哥，咱不管他什么书什么经，只要三姑娘不来月经就成。”

厉胜哈哈大笑，道：“难怪老头子骂你不正经，这与三姑娘月经有什么相干。”老鸨也吃吃笑道：“相干的，相干的，你们知道的，三姑娘月经刚过，正是象热铁皮屋顶上叫春的猫儿一般欢势，你们二位怕要卖卖力气才战得过她哩。”

厉胜挤了挤眼，冲厉通道：“二弟，憋了一日，是不是胀得厉害？”厉通笑道：“单是媚眼阿三一个，似乎难承雨露。”老鸨道：“再加上春儿姑娘。”厉通道：“还有秋月、冬莲。”老鸨咂舌道：“二对四，嘻嘻，公子爷们的床上功夫见长呀，莫不是又讨弄到什么好药？”

厉通故作神秘，道：“此乃天机也，不可泄露。”厉胜笑道：“妈妈，便是泄，也要泄给姑娘们，可没你的份儿。”说着拍了拍老鸨的肩。

老鸨尴尬之极，勉强笑道：“嘿嘿，我老婆子可不成。快去吧，三姑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厉胜道：“玩笑话，妈妈不要见怪。”兄弟二人径往里走，穿过一处弄堂，径直走进月亮门。

眼前登时现出翠树红花，左侧池子里浮着嫩粉的荷花，被荷叶一衬，宛若美人玉颜。澄澈的池水里游着几尾足有

半尺长的金鱼，池底伏着一只绿毛龟，那是厉胜、厉通半月前送给媚眼阿三的礼物。

右侧是一座凉亭，雕龙画凤，粉饰一新。亭中一张青石板小方桌，旁边是四只石墩，夏日坐进去，凉爽之极。

兄弟俩沿鹅卵石小径曲曲折折走进去，便已听到凉亭里有男人的声音。二人一怔，快步绕过花丛，便看到凉亭里已坐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女孩儿身着轻粉罗衫儿，下面是杏黄纱百褶长裙，手托香腮，支在青石桌上。听得正出神，罗袖垂落露出嫩藕般两截光洁白晰的小臂，两只猫儿般的媚眼眯着，直勾勾盯着说话男人的眼睛。

那男人约摸三十岁年纪，玉冠春衫，眼前桌边横着一柄鲨鱼皮鞘、白金吞口的宝剑，柄端镶着一粒龙眼大的珠子，显然是富家子弟。

厉胜、厉通看罢，心中火起，心道：好呵，胆大包天的臭汉，竟敢来勾引厉某的女人，你有几颗脑袋！他们却不去怪媚眼阿三，其实群芳园的规矩是姑娘同意，客人才可以进门的。媚眼阿三若是不答应，那男人如何能进得她的院门呢。

况且那男人不是厉家集中人，显然是外乡客，也没有恃强硬闯的可能，可见媚眼阿三是愿意接客。但厉胜、厉通浑不想这些，一心只怪罪那男人。只此一事，便知他们平日在厉家集是何等的专横和霸道。

厉胜、厉通大步赶进凉亭，一人抓住那男人的一只胳膊，双膀用力，把他掳出凉亭。厉胜、厉通虽不肯用心习

武，但天生力大，又得过几位名师点拨，身手自然不错。随着媚眼阿三的惊呼，那男人的头直撞向凉亭外池旁的一块太湖怪石，眼见着就要被撞得脑破浆流。

谁知那男人却忽地折身向上，窜到怪石上有一丈多高，然后缓缓落在怪石上，嘿嘿冷笑。

厉胜、厉通兄弟二人心中大惊，知道今日遇到了扎手的人物，可他们出门时又没有带兵刃，便不约而同去抢那男人横在石桌上的宝剑。他们却抢了个空，宝剑明明放在石桌上的，现在却不见了。

那男人连声冷笑，厉家兄弟抬眼一看，宝剑竟已在他手中。厉家兄弟在本地称王称霸惯了的，况且武功在身，便跳出凉亭，扎稳弓马步，拉开架势，叫骂：“好狗贼，敢调戏咱们的婊子，还不跪下求饶，或可饶你狗命！”

媚眼阿三在凉亭里斜倚栏杆，有心要看他们的能耐如何，便闭口不言，抿嘴微笑。

只听怪石上那男人道：“原来你们是莫家拳派弟子，哼，莫家拳稀松平常，在江湖上名声低微，又来这丢人现眼！”厉胜一愣，心想：他怎知我们兄弟使的是莫家拳？便大声道：“狗贼，算你眼尖。”厉通哼道：“莫家拳声名显赫，就如少林拳一般！”这当然是他胡猜的。厉胜点了点头，道：“有道理，江湖人岂有不知莫家拳之理。”他以为方圆百里之内莫家拳的名声最响，便推断天下无人不知道莫家拳。

那男人已猜出厉家兄弟无非是鼠目寸光的本地无赖，无心与他们纠缠，就想早早打发了他们了事，晒道：“不错，不错，莫家拳当真是如雷贯耳的声望呢。”

厉胜以为他怕了，又拉出少林长拳的开门架式，左足在鹅卵石地上“咚”地一震，洋洋得意道：“既然知道厉害，趁早滚下来求我。”厉通道：“若迟些便打得你吐血回不得家！好，我数到第三个数，你必须跪下。一……”

那男人道：“二，三，数完了。”

厉通一怔，道：“狗贼，你……你敢不下来？”那男人笑道：“不敢。问题是我已经下不去了，是你们把我抛上来的，我可没胆量跳下去。”

厉通大怒，道：“我借你一个胆！”便腾身跃起三尺多高，挥拳击去，使的正是莫家拳“横空搏鹰”的招式，无奈跃得不高，刚能击到那男人的小腿。那男人哈哈一笑，抬起脚，“咚”地一声，厉通的拳头恰好击中那男人的鞋底。

厉通的拳面沾满了那男人鞋底的泥巴，气得哇哇乱叫。厉胜一拉厉通，悄悄道：“你我一起出拳，分击狗贼双腿，看他有什么花样儿。”兄弟俩便分站到怪石两侧，齐齐纵起，齐齐出拳。

只觉眼前一黑，“咚！咚！”两人的拳头仍是砸在那男人的两只鞋底上。厉胜揉了揉眼睛，心道：怪哉，他就算跃起，以两脚接我们两拳，也不可能站稳呀？莫非有什么古怪？便问：“二弟，你看清没有？”

厉通摇了摇头，道：“大哥，我正想问你哩。”厉胜泄气之极，忽又心生一计，从地上拣起两块鹅卵石，叫道：“下来吧！”便奋力朝那男人的头上掷去。厉通也拾起鹅卵石，道：“狗贼，看你往哪里躲！”

那男人非但没有被迫下来，反而在怪石上翩翩起舞，舞

姿虽不怎么好看，但恰好每每避开掷来的鹅卵石。厉胜、厉通见屡掷不中，便停下手，凑在一起耳语。

然后，二人突然掷出四块鹅卵石，分击那男人的头、胸和两腿，心想：怪石上地方狭窄，无法闪身，这回看你怎么躲闪。

那男人果然吃惊，大叫：“好厉害！”双腿向两旁凭空踢出，躲过下面的两块鹅卵石。同时两手向前一抓，已将袭向头部和胸部的鹅卵石抓在手中。饶是厉家兄弟手劲极大，但两块鹅卵石接在那男人手中，却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纹丝不动。

厉家兄弟暗暗咂舌，难道那男人的手不是肉长的，竟是铁铸的不成。

那男人剑眉竖起，大喝：“接招！”双手齐扬，两块鹅卵石击下。厉家兄弟大惊失色，正待躲闪，已听到脚下“叭叭”两声，面前地上一片碎石。

厉胜暗想：若是鹅卵石对准我的脑袋砸来，只怕脑袋已如地上的碎石一般了。他虽然心有余悸，却以为那男人并不敢将他们兄弟怎样，道：“汉子，你砸破几块石头算什么本事，有种的就下来比划比划！”他对那男人的称呼不知不觉由“狗贼”改成“汉子”。

厉通也道：“光说不练是嘴把式，咱们倒要见识见识你是何等人物！”

那汉子“哼”了一声，陡然腾身而下，在空中连环四腿，各擦着厉胜、厉通的两耳而过。厉家兄弟但觉耳畔呼呼风声，眨眼之间，那男人已笑吟吟站在二人面前，笑道：

“些须微末功夫，不比也罢。”

厉胜心知面前之人武艺高强，但仍不服气，大声道：“我是厉府大公子厉胜，他是二公子厉通，今天我们兄弟定要与你对比个高下！”说罢一拳击出。他先报出自家名号，生怕那男人不知他是厉府公子，以便使那男人投鼠忌器，不敢随意施出杀招。

那男人微微一笑，心中揣测，也不知厉家兄弟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他偏头让过拳锋，伸两指轻轻夹住厉胜的手腕。厉胜登时觉得半条膀子火辣辣，又酸又麻，动弹不得。

厉通不明白哥哥的手腕只被两根手指夹住，为什么就僵立不动，当下大喝一声，双拳在上面一晃，使个虚招，右脚已经飞起，踢向那男人的小腹。那男人已摸清厉家兄弟的底细，却不躲闪，任厉通右脚踢中小腹。厉通的右脚如同踢入一团棉花，毫无着力之处，欲收回右脚，哪知脚上一紧，就象被绳索套住一般，深陷在那男人腹内，无法拔出。

厉通慌道：“大哥救我！”厉胜苦着脸，暗道：兄弟，我已被制住，可救不得你了。

厉家兄弟此刻方知对手确实是高人，心中佩服得紧，但嘴上却不依不饶，道：“我们在厉家集踩一跺脚，百里之外都有回声，你……你敢把我们怎样？”

那男人哈哈一笑，手一松，先放开厉胜，再运内力，将厉通的右脚从腹内轻轻弹出，道：“鄂某路经贵地，不想惹事生非。”

厉胜、厉通活动活动酸麻的手脚，悻悻道：“哼，你来勾引厉家兄弟的婊子，有……有你的好瞧！”说着，拔足一溜烟地跑了。

那姓鄂的男人走进凉亭，重新坐下。媚眼阿三袅袅婷婷地走过来，将柔柔的一只小手搭在他的肩上，道：“奴家竟没看出来，鄂爷还是个大侠客哩。”

姓鄂的男人就势把她拉坐在怀中，道：“三姑娘，我有两种功夫，这武功是其中之一。”媚眼阿三道：“那么另一种功夫是什么呢？”姓鄂的男人笑道：“另一种功夫可比我的武功厉害得多。”他在她粉脸上亲了一下。

媚眼阿三吃吃笑着，道：“不要和人家卖关子嘛，快说呀，另一种是什么功夫？”姓鄂的男人把头伏在她的耳边，悄声说了几句。媚眼阿三登时满脸通红，在他胸前轻轻槌了一下，嗔道：“你不是好人。”姓鄂的男人嘻嘻笑道：“我并没有说我是好人呀。”

媚眼阿三眼波流动，把手在他前胸抚摸着，含笑问道：“你的武功已经这么厉害了，想必床上功夫更厉害得紧。不过，人家可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姓鄂的男人道：“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他的手猛地探进她的衣襟里，媚眼阿三惊呼一声，星眸频闪，如醉如痴。姓鄂的男人荡笑道：“你也不错呀。”他的手向下探去……

忽听外面一阵喧哗，有人大叫：“别放走了姓鄂的小子！”

二人慌忙分开，整理好衣衫。

片刻，冲进来八九个人，气势汹汹，直扑到凉亭之外。却是厉胜、厉通找来了帮手。

厉胜、厉通向来在厉家集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他们不去骚扰别人已是万幸，别人哪敢与他们较量。今日他们兄弟却不明不白地败在姓鄂的外乡人手中，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当下，他们跑回厉府，把传他们武功的三名武师和四个武功较好的家丁带出来，要痛打姓鄂的一顿出气。

厉通指着凉亭中姓鄂的男人，对武师道：“就是他，竟敢用妖术对付我们。”三个武师首先看到的却是那一柄鲨鱼皮鞘、白金吞口、柄端镶一粒明珠的宝剑，便已知道姓鄂的男人绝非等闲之辈。

头缠青布的武师倒提一口鬼头刀，抱拳道：“阁下姓鄂？”姓鄂的男人点了点头，道：“在下鄂处侯。”头缠青布的武师暗道：“鄂处侯？江湖中没听说有这一号人物呀。”喝道：“鄂处侯，你得罪我家公子，我等要向你讨教讨教！”

另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武师道：“莫大哥不要与他多费口舌，叫他下来受死！”

第三个武师面色铁青，沉声道：“武兄说得极是，我罗飞最恨妖人，见之必定格杀勿论！”他面色铁青，又穿一身青布短衣，浑若鬼魂一般。

鄂处侯心中暗笑，似这等鬼魂一般的人物居然大谈忌恨妖人。他长身而起，将宝剑背在身后，淡淡一笑，道：“实在对不住，鄂某拳下不倒无名之辈。”

光头武师大声道：“我姓武，叫武夫！人称神拳无敌！”鄂处侯心道：一介武夫而已，有勇无谋，阁下的拳头也不